



車行健

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，《思與言》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總編輯、《國文天地》編輯委員。以經典解釋學、注疏時代的儒家經學及近現代學術史為主要研究領域，著有《禮儀、讖緯與經義——鄭玄經學思想及其解經方法》、《詩本義析論——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》、《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——以課程、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》、《釋經以立論——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》等書，另撰有學術論文數十篇。

系史資料保存與整理刻不容緩

近年來各大學和系所愈來愈重視自我行銷，因而對有紀念意義的校院系史的慶祝亦日益隆重。若是逢得整數的創校建系年份，更得大肆慶賀，以搏得社會和媒體的關注。這麼做確是有多重意義的，既可提升校院系本身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，又易於凝聚校友的向心力，且對於攸關校系存續發展至關重要的招生和募款，更有莫大的助益。但臺灣高校院系過生日的主要方式，大概不外乎花一筆錢，找些社會賢達和知名校友來參加，熱熱鬧鬧地辦些活動，賓主盡歡，然後換來媒體的大肆報導、金主的慷慨捐輸，以及學生和家長的讚歎，好不風光！

然而校院系史之所以值得紀念慶祝，並不只是表現在單純的年月數字而已，而是在那些歷經滄桑的歲月中，留存在人們腦海和書面文獻資料中的歷史記憶。透過這些記憶，以往存在過的人物、活動和事件，以及由此產生的教學、研究和社會服務之種種業績，才會重新再現於人們的眼前，而學校或院系的實質貢獻和影響，也方得以被後來的人所具體感知。因此，紀念慶祝校院系史的同時，也更應該重視校院系史的書寫。但臺灣高校在這方面的作為，顯然有待加強，尤以系史為甚！

以筆者熟悉的臺灣中文學門為例，雖然相關科系不少，有的歷史也頗長，但迄今為止，似乎只有臺大中文系持續在進行系史的編纂，二〇一四年出版的《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：1929-2014》已是該系第三度修纂的系史了。其他各校間亦或有不同形式的系史著述，如成大中文系二〇〇六年出版的《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創系五十週年紀念專刊》和臺師大國文系二〇一六年出版的《師大與臺灣國學》，皆有〈大事紀〉或〈大事年表〉之類的簡明系史紀事編年。此外，各校中文系的官網上亦皆設有「系史簡介」之類的欄目。但論內容的完整豐富，規模的宏大駭備，臺大中文系這部《系史稿》即使置諸臺灣高校其他系史的撰作，實亦罕睹其儔，更遑論中文一系之系史。這部《系史稿》涵蓋總論、教師、教學、研究、獲獎記錄、學生、國際交流、傳紀，等八大類別，另有附錄兩項，即

中國文學系 大學部課程表 (91學年-102學年)

選修課程	學分	教師	91-1	91-2	92-1	92-2	93-1	93-2	94-1	94-2	95-1	95-2	96-1	96-2	97-1	97-2	98-1	98-2	99-1	99-2	100-1	100-2	101-1	101-2	102-1	102-2	備註
史記	2	張榮茂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96始：李偉泰。102：張素卿。
荀子	2	宋淑萍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99始：伍振勳。
楚辭	2	周鳳玉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96始：鄭毓瑜。98始：李錫璜。
文心雕龍	2	李錫璜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
昭明文選	2	張蕓蕓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

選修課程	學分	教師	91-1	91-2	92-1	92-2	93-1	93-2	94-1	94-2	95-1	95-2	96-1	96-2	97-1	97-2	98-1	98-2	99-1	99-2	100-1	100-2	101-1	101-2	102-1	102-2	備註	
學術思想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馬傳上	2	何澤恆													*	*												
中國早期史學比較	2	社潤德																			*							
戰國策	2	張健																			*	*						
國語	2	李隆獻							*	*							*	*										
左傳中有關女性資料探討	2	宋淑萍				*	*					*	*						*	*								
漢書選讀	3	宋淑萍	*	*				*	*						*	*					*	*					94：2學分。	
二十二史的鼻祖：漢書	2	宋淑萍																			*	*						
漢書	2	李偉泰									*	*															93：2學分。	
三國志與三國演義	3	劉德漢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
儒學主題導讀	2	伍振勳																			*	*						
先秦道家思想系譜	2	徐聖心																			*	*						
老子	2	何澤恆		*	*			*	*						*	*									*	*	群組必修C(B02入學學生適用)。	
莊子	2	金嘉瑞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102：盧桂珍。
道家思想選讀	3	張亨					*														*	*					92始：群組必修課。102：蔡雙名。	
墨子	3	鄭杰文																			*	*					客座	
孫子兵法	3	何澤恆																			*	*						
漢書諸子	2	張蕓蕓	*	*							*	*		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群組必修C (B02入學學生適用)
世說新語	2	張蕓蕓	*	*		*	*					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*	
魏晉玄學	2	蔡淑賢										*	*								*	*						
宋代理學	2	林永騰																						*				
宋明理學名著選讀	3	曹美秀																					*				客座	
明代思想	2	伍振勳														*												
清代儒學	2	鄭吉雄													*													
文史通義導讀	2	鄭吉雄													*													

《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：1929-2014》〈歷年課程表〉

〈年表〉和〈歷年課程表〉。可說將該系八十餘年來的辦學歷程全面地記錄下來，從中不但可以看到臺大中文系成長茁壯的全幅過程，更可以窺探出臺灣中文學門和中文學術發展演進的脈絡軌跡。其價值實已超脫單純的系內事務之例行記錄的層面，而更具有教育史和學術史的高度學術意義。

即以附錄中所列的〈歷年課程表〉來說，這份涵蓋戰前帝國大學和戰後臺灣大學，以及大學部、研究所、夜間部（後來轉型為進修學士班）與國際學生學士班的完整課程表，不但呈現出臺大中文系「從古至今」的所有課程內容及結構，而且也在極大程度上，反映了臺灣中文系施教的風姿面

貌，同時亦可視為臺灣中文學術發展的縮影。龍應台曾在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一書中說到航海日誌的價值：

航海日誌，是一條船的年譜和履歷，告訴你哪一年哪一日它從哪裡來，到哪裡去。年譜看起來很枯燥，但是那細心的人，就有本事從一串不動聲色的日期和地點裡，看出深藏在背後的歷史現場。（頁215）

從教育史和學術史的角度來看，這份〈歷年課程表〉就等於是教學的「航海日誌」，好好利用這份課程表，也可以得到許多有意義的訊息，「看出深藏在背後的歷史現場」。

例如在「三十九學年」上學期，屈萬里

首先在臺大開設「詩經」課程，這有可能是戰後高校最早開設「詩經」的記錄。此後又有何定生、張敬、裴溥言、楊承祖、張健、洪國樑、張寶三和彭美玲等九位學人先後或同時承擔此課程，構成了一幅完整的《詩經》授經圖像，其中尤以裴溥言從「五十九學年」下學期直至「七十九學年」結束，在講臺上持續教授二十年（中間只有「64學年」由楊承祖代授），堪稱是臺大《詩經》花園中最辛勤的老園丁！

又如「經學史」的科目，最早出現在「四十七學年」的臺大中研所課表中，由戴君仁講授，隔年大學部課表亦有此科目。此課程斷斷續續地開設到「六十四學年」，講授者先後分別有戴君仁、馮承基和屈萬里三位先生。此後便再無開課記錄，取而代之的卻是程元敏教授於「七十學年」起開設的「中國經學史」。從「經學史」改成「中國經學史」，看似理所當然，合情合理。但從今日中文學界日益重視的東亞漢學角度來看，「經學史」和「中國經學史」似乎是一個廣狹的學術概念，「中國經學史」不能涵蓋「經學史」的所有內容。對照張寶三教授曾經開過的「東亞詩經學研究」（「93學年」下學期），這門課的課名變化，似乎也反映出臺灣中文學門對既有學問或專業領域研究視域的改變。或許，在不久的將來，也會出現「東亞經學史」之類的課程。

這份九十頁的〈歷年課程表〉完整載錄了科目名稱、科目隸屬課程領域、任課教師、開設學年與學期、必選修、學分數，以及停開、變更、代課等資料，其中蘊藏豐富的學術訊息，很值得仔細探勘。編製這樣的

課程表，是需要建立在歷年課程檔案資料保存完備的基礎上方能進行的。這樣的條件對大多數無力或無心（或二者兼無）於此的學校來說，簡直是如同挾泰山以超北海般的艱難。不少學校的中文系，常因辦公室空間的迫窄與搬遷，保管的不當與輕忽，以及人員的更迭與流動等，諸多主客觀的因素，致使公文檔案流失散佚。後來者欲尋跡往日行蹤，僅憑少數殘存材料，以及老輩口耳傳述，其所追記者，不但簡略殘缺，且亦常有難以徵實之歎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如何談得上系史的建構？

今天各種文書檔案大多依賴數位化的方式在書寫、流通與儲存，看似便利，其實更隱藏著檔案史料保存與利用的危機。因為數位文書檔案可不斷被複製和覆蓋，除非有意識地將各種文書檔案分門別類，依照年代或版本妥善地儲存於數位空間中，或列印成紙本造冊建檔。否則，稍有不慎，不是某份文件不見了（可能是未儲存或被刪除），就是被後來的新檔案給覆蓋了。更別提病毒的破壞和硬體的損毀，或者因為電腦和網路設備與技術的更新，導致舊的設備和檔案格式無法使用和讀取，以及基於各種動機的竄改……。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減損數位文書檔案的可靠性與穩固性，因而也無疑地大大提高了數位文書檔案資料保存的風險。但無論如何，有做還是比沒做好，若不有意識地及時保存和整理相關系史資料，等到若干年後，想要再重新尋覓該系發展的點點滴滴，但一切都有可能是「去似朝雲無覓處」，往事再難回首了！